



这处工地是海洋市为民办实事之一。它离水库有三公里远：市里计划在这里建一个大型净水池，比现有净水池大200倍。它既是水库增容的主体之一，也是引碧豫河水入市的中转站，工程巨大而宏伟。水库管理局为了便于协调在建项目与水库之间的关系，安排洪建民兼职那里的技术监理员，一有需要，洪建民就去那里帮着解决些技术难题。现在南珠儿去那里采访，苏珊儿成了她的影子，而不再是洪建民。洪建民也没怎么在意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南珠儿连采访也不来了，接着几个月毫无消息，这时洪建民才感到事态严重。他开始想南珠儿了。

苏珊儿，个头比南珠儿矮一点点儿。据她自己说比南珠儿矮1.8毫米。她见和洪建民如胶似漆的南珠儿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没来了，甚至走的时候和洪建民连

招呼都没打，不免有些不近情理，有时也为洪建民抱不平。她想，这南珠儿其实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。她曾反复做过比较。论长相自己也不比南珠儿差，所差的就是，少一道细小的划痕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

不过，暗地里她还是把自己和南珠儿再次做了认真地比较。她对着镜子反反复复端详之后，觉得还是自然的好，尤其自己的鼻子，状如悬胆，无论怎样看都是世界第一美鼻，比任何号称明星美女的鼻子都好看的。看到这里，她觉得自己比南珠儿漂亮多了。可是，这个愚蠢的洪建民，为什么只喜欢南珠儿呢？现在给南珠儿甩了，也够可怜的了。既然南珠儿已经不爱你了，你也就见好就收，何必苦苦地折磨自己呢？再进一步想，苏珊儿觉得，如果有遗憾是自己没能和洪建民在南浦大学一起读过书。但是论起学校的品牌来，她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呢。她写的文章也经常见诸报端，论才学也不比南珠儿差。想到这里，又让她信心倍增。

对于男女青年的渴慕，上天总是赐予几乎同步的机缘。就在苏珊儿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洪建民进屋查文件来了。苏珊儿一边帮着找文件，一边说：“洪哥儿，你看南姐有好长时间没回来了，这墙上挂的药箱，都

落满了灰，我有个想法？”

洪建民以为苏珊儿知道南珠儿的联系办法，高兴地说：“什么想法？”

苏珊儿说：“要不，以后，我和你一起下工地吧，我背着药箱，代替南姐姐，帮着工人们做点力所能及的医疗护理，你呢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洪建民还是警觉起来，心里想，我可是有方向的，这一泓清水，也不能流错了地方，说：“这也可以。不过我们得规定一个距离，别让我身上的气味，烦到了你。”

苏珊儿甜嘻嘻地说：“距离产生美，我会和你保持距离的。那么，多远距离合适呢？”

洪建民想了一下说：“两米，对，就两米吧。”

苏珊儿有着南珠儿一样的睿智。她想，只要能打破这短暂的局促，在同一块蓝天下，我们也是两棵树，也可以终相厮守；现在能争取到两米的距离也算是初战告成了，过去他和我保持的距离，何止是两米呀，可是要多远有多远，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距离感，简直就是远在天边。然后说：“可以，就这个距离吧。其实你身上的气味很好闻的，我一点儿都不会烦。”

洪建民低头看着文件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，说：“我这是说在一般情况下，如果去工地需要保持在三米以

上。”

苏珊儿感到这个洪建民太可爱了，对于生活琐事居然也如此精确，于是喜形于色，高兴地说：“行，但是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距离是指并排走呢，还是一前一后走呢？”

洪建民说：“这个距离是全方位的。尤其在并排走时一定要保持这个距离的。”

说着，洪建民转身出去了。苏珊儿从墙上取下药箱，也不顾上面的灰尘弄脏了自己的衣服，连擦都没擦一下，赶紧背上，撵了出来。走在工地上，苏珊儿觉得并排走，要保持三米的距离，让人看着实在有些别扭，她便一会儿走在前面，一会儿走在后面，有一次，她从后面赶到前面的时候，故意用她的乳房撞在了洪建民的背上，洪建民好像被什么给击了一下，回头看了看，是苏珊儿不小心撞在了自己的身上。但是，这让洪建民立即想起了南珠儿的胸脯，包括他至今没有碰一下的乳房。这时他有点恨那个王纪中，在心里他甚至骂了一句：“都是王纪中跟着乱搅合。”他想，这要是南珠儿碰在身上有多好，怎么会是苏珊儿的呢？女孩的乳房是高贵的象征，更是一个女孩最具尊严的偏旁部首，怎么能随便撞到男孩的身上呢？这个苏珊儿呀，连自己的乳房都保护不好，还能保护别人吗？

于是说：“我说和你保持在三米远的距离，不是讨厌你，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南珠儿，你这一碰让我更加思念她。”这句话让苏珊儿气得差点儿晕过去。但是，她很快平静下来，说：“洪哥儿，你看地上这朵花儿，多好看呀！”

洪建民回头看了一眼地上，真的有一朵花儿，说：“这是南珠儿最喜欢的百合花，多亏没踩到它，谢谢你。”

苏珊儿终于找到撞人的理由，笑着说：“不介意的，我也是想保护地上这朵花儿，别被我一脚踩烂了，又想和你错开走，可是不小心，和你躲在了一个方向上。”洪建民依然昂头挺胸的，健步走着，说：“那朵花儿的香气，我闻到了，有点晕。”

苏珊儿和洪建民下了几次工地，看到自己制定的计划，实行起来和自己的预期目标实在出入太大了，不但不能缓解洪建民心中的痛苦，反倒让他更加想念南珠儿，也觉得无趣。尤其是和洪建民一前一后的走着，怎么看都有点滑稽。如果她走在前面吧，就像运动会入场式前面走的导向员，尽管她手里没拿导向牌，可是洪建民那高高的大个子，怎么看都像一个运动员。如果走在后面吧，更是滑稽得很，就像北京奥运上姚明领着小朋友林浩，怎么都不能举案齐眉。苏珊儿和

洪建民出入几次工地，实在感到不协调，索性也就中止了自己的最初意向，又回到以前远在天边的距离。即使去工地义务巡诊，也不和洪建民走在一起，而是背着药箱自己去，心里想：我才不和你保持什么三米以上的距离呢，就让你自己和自己的脑袋保持距离去吧，我好歹也是个82后，一代天之娇女呀！我得向南珠儿学习，要离也得离你远点。

两年时间过去了。洪建民写的论文：《城市供水的误区与远期战略》在都市日报发表了。这篇文章最大反响是海洋市市长看了文章，立即把洪建民叫了去。洪建民当时以为说了错话，像怀里揣着一只小兔子，一路上突突地跳。洪建民问市长派过来接他的司机：“市长长得凶，还是不凶？吓人吗？”

司机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，对他说：“这么跟你说吧，在海洋市小孩听说市长来了，都不敢再哭。”

洪建民心里更加不安起来。不一会儿，车到了。他从车上下来，远远的看到市政府大楼门前有个人，个子高高的，样子看上去十分平和，他想这人大概不会是市长。可是司机说：“看见了吗？他就是我们的市长。”

“市长长得也不像你说得那么凶啊？”

“我是故意吓你的。”

市长朝洪建民走来，他快步迎了上去。

“你就是洪建民啦？”市长握着他的手说。

“我就是传说中的洪建民。”本来他想说我是洪建民，可是一急多了“传说中的”四个字。这让市长很高兴，说：“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市长始终满面笑容。市长把洪建民领进了办公室，让他坐在真皮沙发上，还给他倒了一杯纯净水，然后和蔼地说：“听说在三年的时间里，你跑遍了我市九个水库，写了这篇很有见地的论文。”

洪建民拘谨地说：“是的。”

接着洪建民汇报了他的想法，市长不时地点头，有时说：“这建议很好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水源污染，这个问题，不知市里注意到没有。”

市长说：“五年前，老市长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，把靠近水源三公里以内的污染源都有计划的迁走了。先后迁走的有玉液淀粉厂，高效印染厂，四海肥皂厂，竹尔造纸厂，都市化工厂，乐农化肥厂，红叶橡胶厂，虹霓胶片厂以及八大塑料厂等二十几家工厂，用去了市财政128个亿资金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寰球制药厂还没有走。它的排出物

污染了大片的农田，最后流到了海里，污染了地下水源，又污染了近海滩涂。有些人不知道，误吃了那里的螃蟹、海螺、牡蛎以及各种贝类，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呢？这个担心也可能有些多余。”

“环境问题无小事，我们宁可信其有；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，正在想一切办法把危害降到最低。这是一家外国人在中国开的医药载体药厂，这个问题涉及到外资，解决起来相当麻烦。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在这里办了起来，现在合同还没有到期，又不能违约。”

忽然，电话铃响了。市长和洪建民说：“我先接个电话。”

“市长，明天下午水环境会议，专家团的人都联系好了，两点在政府四楼小会议室准时召开。”电话那边的人说。

“理工大学谢培琳院士，请到了吗？”

“请到了。”

“好，通知所有在家常委届时全部参加。”接着市长又强调说：“请《城市供水的误区及其远期战略》一文的作者洪建民也列席会议。”

“我立即安排。”

市长放下电话，说：“明天请你来市里列席市常



委会，谈谈你的看法。”

洪建民正了正身子，说：“谢谢市长。”

“应该谢谢你呢！很好，你继续说。”

“最近听说，有家名叫永黥的化工厂，要从荆门迁来我市，这可是关系到我市几百万人和子孙后代生命安全的大事。还有，我听说，在讨论这个项目的时候，专家们集体失语。”

“这个问题提得好。专家倒没有集体失语，只是在论证的时候认为采取严格的技术措施，可以避免任何泄漏和飘散，不至于造成环境污染。当然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不排除个别专家有迎合领导意图的嫌疑。现在，市里在就此事请专家团调查呢。”市长坚定地说。

“国外一些国家考虑到环境安全，正在调整产业结构。比如，英国因为服装厂有污染，连服装都不允许在国内生产了。”

“说得好，环境安全历来与产业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，在这方面，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。”

“还有居民小区的排水污染也是十分严重的，不能掉以轻心。我市现有80多万户居民，几百万人口，以最少估计每户月排水4吨，每月加起来就有300多万吨污水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大海，与此同时，每人每天所用的洗涤剂包括洗衣粉、洗发剂、洗洁净、洗面奶、

肥皂、牙膏，保守估计人均也不会低于20克，加起来就是52吨，全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，高达18980吨，我这是保守估计，实际上如果把厂矿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，包括洗衣店、洗浴中心、饭店和外来人口再加上，可能至少要在5万吨以上了，我这里说的仅仅是浓缩剂，这些浓缩剂融入于水，流经的地方所造成的污染也是不可低估的。”

“看来居民小区这一块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污染源。”市长表情肃穆起来。

“为了降低污染，我们应该倡导使用动、植物合成洗涤剂。”

“动、植物合成洗涤剂？这个意见不错。”

“比如猪胰腺油与碱合成的肥皂，还有皂角类植物提炼的洗涤用品，这些不仅同样可以达到洗涤效果，而且便于降解，几乎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。”

“这个意见好。”

“自然界自身的净化功能，有时我们也可以考虑。”洪建民看了一眼市长，说：“比如栽花种草、植树造林等，植物既是水的过滤器，也是水的净化器。南方海边长有一种红树，对海水有着十分神奇的净化作用，国家正在想方设法扩大红树林的面积，用来解决海水的污染问题。在北方我们不能栽种红树，但可

以大面积的种植其他树木，一棵树至少可以净化和储存七吨可饮用水，植树不仅提高了植被覆盖率，净化了空气，也是水净化的可靠途径。”

“植物净化，你说的很好。”市长仔细地听着，微笑着，可以看出，他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很好。

“还有，按照我的老师白泉的洗水计划，随着GDP生产总值的增加，应该逐步加大污水日处理量。可以考虑具体条件，在居民小区、厂矿、县市区，分别建立起污水处理点、污水处理站和污水处理厂。”

“从新洗水，好想法。”市长说。“我们目前采取的是集中处理的办法，已经有效的控制了对海水的污染。我市中心城区做的相对好一些，在马蓝花、蜻泥等七个排水区，正在运行的污水处理厂有8座，计划到2009年，污水处理率将达到70%以上，如果加上在建的柳河污水处理二厂，每天处理水量可增加12万吨，到那时市总计日处理污水60余万吨，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0%以上。”

“这就是说，每天能得到回收利用的中水至少20多万吨以上。用这些再生水浇花养草、冲洗路面、洗车除尘足够了。”

“说的好。我们这座城市缺水呀！必须回收利用中水。水资源匮乏已经历史的摆在了我们这代人的面

前。为了缓解我市的用水紧张问题，我们正在开发利用海水提取淡水，不过费用太高。此外，市里正在考虑引水入市，费用也不低，一吨水从水源地送到用户至少要32元钱，而我们收取的水费又不能超出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。”市长说：“我听说你在研究白泉重逢定理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”

洪建民概略的讲了一下白泉重逢定理的事儿。洪建民说，其实，这就是理念和生活习惯问题。白泉老师说，过去都是我们用水洗，现在是我们要洗水，把用过的水，洗干净了再让它流走。让清水与河流相逢。

“好理念，这个白泉，了不起呀！”市长说：“中央政府已经提出，我们的每个公务员必须确定这样的理念：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。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点啊，我们不能让后代子孙骂我们呀！当然也包括我的孩子。”

洪建民和市长谈得很投机，以至于洪建民忘记了坐在对面的是市长，倒像他的哥哥。市长接见下属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：一般普通会见不能超过五分钟。可是今天，他们在一起谈了120分钟。临走的时候市长问：“你老师说的那个谁都没说出秘密是什么呢？”

洪建民说：“这个秘密我现在还不清楚，我相信我会求证出来的，即使求证不出来，老师说了，到时

候会有人告诉我。”

临走的时候，市长握着洪建民手说，祝你成功。

欲知后来如何，《红树之恋》下章更精彩

（本章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）